

序

李有成

二〇〇六年朱炎老師七十歲生日時，我和王安琪邀集學界的同門，出版了一本《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為老師祝壽。書出版後，我對老師說：等您八十歲時，我們再為您編一本八十壽慶論文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顯然已經無法實現了。

老師在世時我們隨時可以去看他，往往視為理所當然；在他離去之後，想見他已不可能，大家對他的思念反而日深。這一年來，有時候走在臺大校園，經過文學院，到鹿鳴堂用餐，或者在鹿鳴堂旁的丹堤喝咖啡，甚至漫步在原來的舟山路上，我常會不期然想起老師過去的身影。我清楚記得，有一次在師母的陪同下，我和也是朱老師學生的內人從臺大學人宿舍推著輪椅上的老師，由原來的舟山路，經羅斯福路、新生南路、金華街，一路推到永康街，在一家臺菜餐廳吃飯，回程還在大安森林公園休息了好一陣子，最後沿著辛亥路回到臺大宿舍。那一天我們走了大半個大安區，老師心情相當愉悅，那個情景勾起了我三十多年前跟老師到碧潭划船的回憶。還有一次我突發奇想，特意想讓老師看看臺北市建築最為怪異的餐廳，就約了幾位同門與同事，請老師和師母到內湖的伍角船板用餐。從臺大宿舍到內湖，飯後又從內湖到南港重訪老師以前服務的中央研究院。那一天我們跑了大半個臺北，一路上由紀元文接送老師與師母。後來大家都說，那天老師的心情好得眼睛都亮了起來。

這些回憶彷彿還是昨日，老師卻已經辭世快一年了。這一年來我數度夢見老師，奇怪的是，夢境中的他大都是我記憶中壯年的樣子。夢醒時我不免會想起答應為他編印八十壽慶論文集的事。

既然無法出版壽慶論文集，我想應該可以換另一種方式懷念老師。有一天在一個文友聚會的場合，我遇到九歌出版社的陳素芳總編輯，就向她探詢由九歌出版社出版紀念文集的可能性。我的想法很簡單：朱老師後來的著作大都交由九歌

出版社出版，他生前並多年擔任九歌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如果要出版紀念文集，首選當然是九歌出版社。第二天我收到陳總編輯的電郵表示，蔡文甫先生認為此事義不容辭。我同時跟陳總編輯約定，希望紀念文集能在朱老師逝世週年紀念日之前出版。隨後我將這個消息向朱師母報告，師母也欣然同意。

朱老師交遊廣闊，從廟堂到民間，朋友不計其數；他在教育與學術界數十年，更是桃李滿天下。記得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五日追思禮拜那天下午，除受邀者外，聞訊而來者也不在少數，將整個禮拜堂擠得水洩不通，教會還必須以視訊轉播，讓晚來者在另一個房間觀看整個追思禮拜的過程。在這種情形之下，紀念文集的組稿工作難免頗費思量。我曾就此事請示師母，師母表示由我決定。我另外徵詢幾位同門的意見，最後決定邀稿對象分成兩類：一是朱老師以前的同事與友人，另一為老師親自教過的學生。即使如此，我交遊有限，熟知者也只是少數，剛好在組稿期間，我又遠赴英國研究，郵電不便，迫不得已，只好委請高天恩與紀元文兩位代為邀稿。天恩尤其費心，幾位長者的大作其實都是他出面邀來的。這本紀念文集原有預定的頁數，因受篇幅所限，邀稿時不免掛一漏萬，這一點讓我深感不安與歉疚。另有幾位應允撰稿者由於種種原因而無法如期交稿，紀念文集又印刷在即，無法久等，令人遺憾。

文集共分三輯。第一輯除洪國樑先生所撰朱老師之生平事略外，另收老師兒女曉岡與曉卿的紀念文章。第二輯則收老師過去同事與好友的大作。第三輯的文章則出於不同年代的學生。老師生前著作絕大部分都已出版，另有少數幾篇尚未收入他的任何集子，只是數量不足成書，因此經師母同意，納為紀念文集的附錄，以方便後人參閱。另外兩篇附錄分別為老師的寫作年表與著作書目。文集取名《南山不寂寞》，借用的是彭歌先生大作的篇名。老師字南山，典出陶潛人人皆知的詩句，屈萬里先生也為他取字南嶺。老師生前當然也有寂寞的時候，他的寂寞多半緣於家國之痛，其他時候他其實並不寂寞。即使到了晚年，老師行動不便，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到處走動，除師母日夜相伴之外，他與許多好友同事仍然時相

往來，學生來來去去的也不在少數。他的大半生可以說是在熱鬧中度過的。

這本紀念文集能夠順利如期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各撰稿人在百忙中踴躍賜稿，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與總編輯陳素芳的大力支持，編輯陳逸華在編務上的協助，以及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的同仁費心謄稿，隆情厚誼，至深感激。高天恩、單德興、廖咸浩、紀元文等同門的建議與協助，謹此表示謝意。我還要謝謝胡貴鳳小姐與曾嘉琦小姐幫忙將全書文字製成電子檔並仔細校訂。當然，朱師母的支持與鼓勵更是不可或缺，特此敬表謝意。朱老師在另一個世界看到這麼多故舊門人合力完成這本文集來紀念他，我相信他一定會深感欣慰的。是為序。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於臺北市